# “我差点弄瞎我的Bily”

“害怕？每个人都会害怕！

你独自行走在空旷的街道，没有路灯，没有同伴，四周此起彼伏的怪叫，会令你颤栗不止；你失去挚爱，人生的路突然在面前截断，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你会害怕；你知道，你的生活没有希望，虽然坏到一塌糊涂，但你仍然不敢走出去，做出改变，因为你害怕。

比起上面那些恐惧，我的微不足道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却很难忘记。

这事和我弟弟有关，他比我小四岁，我留过级，一次在小升初，另一次在考大学。所以，我念六年级，他念三年级，我念初二，他念五年级。

事情发生在我年初中，也就是他念五年级的时候。

那年夏天特别热：一条黑狗在夏天的日头底下备受煎熬；套在大车上的骡子瘦骨嶙峋，站在广场上热浪滚滚的橡树荫下，甩动着尾巴驱赶苍蝇。男人们挺括的衣领还不到上午九点钟就变得软塌塌了；女人们中午之前洗一次澡，下午三点钟睡完午觉再洗一次，等到夜幕降临，扑过爽身粉的女人们一个个浑身上下汗湿甜腻，就像撒了糖霜的软蛋糕。这样的天气，让我宁愿在家无所事事，也不愿意出门。

“也许，可以点什么，比如，，，”谁的提议并不重要，当时我的被这个想法鼓舞着，很快就决定，做一个小台球桌。

球桌很快就做好了：我在一个角落翻出一个鞋盒子，顶部照着球桌的样子剪出6个洞做球袋，周围用胶带粘一圈围挡防止桌球被打飞，桌球就用几层厚纸板粘在一起，然后剪成圆。我对此很满意，但是还缺一个球杆，就用改锥代替。那种平口改锥，屁股上有一个木头把手，按比例很适合鞋盒大小的球桌，为了更像球杆，我在改锥的尖头周围绑了一群纸卷。

“我可以先玩吗？”弟弟问。

“还不行，我得先试试！”是我做的，当然是我先试，我确实是这样想的。

我小心翼翼，在球桌上摆一个”白球”，眯着眼睛瞄准球杆、球、球洞连成的线，然后轻轻一推–球慢慢移动，接着在离洞口还有3厘米的地方停住了。

“力度太小。”我说。

弟弟在我对面，撅着屁股，仔细的看着我的操作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我想他应该十分羡慕。

第二次，我稍稍加大力度，“球进了！”弟弟很开心。

“我再试最后一次。”我说。

可是，这最后一次怎么打的我记不清了，就像失忆了一样，这段记忆在我脑子里彻底消失。我只记得，我的右手握着”球杆”；整个球桌被压扁；“桌球”散落在床上；我的弟弟，倒在床上，双手捂着眼睛，嘶吼的哭声，把我吓得惊慌失措。隔了几秒钟，我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。幸运的是，球杆的尖头戳在弟弟的内眼眶上，离右眼眶只差了几毫米。

就是这样，后面，我带着弟弟反复洗了眼睛，确认真的没伤到眼睛。那时候，最害怕的事情，是害怕父母知道，毫无疑问，父母还是知道了，但并没有把我怎么样，或许有指责过我，但我不记得了。

我以为事情结束了，事情太久远，太多的事情被遗忘，太多事情被新的事情代替，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想。

可是，我错了。

某一天，这件事就莫名其妙的冒了出来。在我坐在广场的长椅上，看着来来去去的行人的时候；在我关掉夜灯，准备睡觉的时候；在我最开心的时候；在我自觉的最倒霉的时候。

实际上，并不是那么频繁，但是每想一次想到“我那天差点弄瞎我的弟弟啊！”，都会让我更紧张一次，就像醒着的噩梦，你无法摆脱，因为你知道，这是事实。比起恐怖故事，我认为，这件事对我来说，更加恐怖，好了，这是我要说的。